

喜剧经典 京剧奇葩

——论《徐九经升官记》的艺术成就

胡德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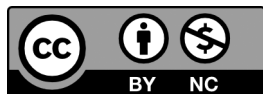
摘要 | 《徐九经升官记》是“鄂派京剧”名扬全国的奠基之作，被誉为“中国当代十大喜剧”之一。该剧已成为中国戏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至今仍具有鲜活的舞台生命力。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精巧的喜剧艺术结构、创造了新颖独特的喜剧艺术典型以及别具一格的喜剧手法和语言。

关键词 | 《徐九经升官记》；结构；丑角；喜剧艺术典型；喜剧手法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郭大字、习志淦编剧，余笑予导演，朱世慧主演的京剧《徐九经升官记》是“鄂派京剧”名扬全国的奠基之作，被誉为“中国当代十大喜剧”之一。^[1]该剧创作演出于 1980 年，曾获 1980—1981 年全国优秀剧本奖。1981 年进京演出，从此享誉全国，有“京剧奇葩”的美誉，^[2]该剧已成为中国戏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一、精巧的喜剧艺术结构

《徐九经升官记》结构精巧，达到了中国传统编剧理论要求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理想境界，堪称戏剧结构的范例。

元人乔梦符说：“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即要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元·陶

宗仪《南村辍耕录》）当代著名导演焦菊隐所说的“豹头、熊腰、凤尾”，则与此类似。

凤头，是指开头要光泽明净、美丽俊秀，一目了然。豹头，则指开篇要花斑成彩，炯炯有神，漂亮醒目。意思相近，总之开头要漂亮、醒目。

猪肚和熊腰，都是要求中间丰富饱满，把戏做足。

豹尾，强调结局要响亮、鲜亮、漂亮，干净利落。凤尾，也强调漂亮、醒目，给人深刻的印象。

[1] 该剧被选入王季思主编：《中国当代十大喜剧集》，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

[2] 吴祖光：《京剧奇葩——为〈徐九经升官记〉的成就而作》，《吴祖光论剧》，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75 页。

说法虽异，用意相同。总之，结尾要漂亮、有绝招，令人神清气爽，余味无穷。

《徐九经升官记》由九场戏组成，按“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章法，其各部分与相应场次对应如表1。

表 1

凤头(豹头)	1. 抢亲
猪肚(熊腰)	2. 辩冤 3. 荐徐 4. 上任 5. 到任 6. 谒侯 7. 求剑 8. 苦思
豹尾(凤尾)	9. 醉审

(一) 凤头或豹头：抢亲

《徐九经升官记》第一场戏“抢亲”：喜堂上正举行婚礼，傧相正喊着“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只听得“新娘”惨呼一声“天哪——”，同时，突然掀掉盖头，甩下红斗篷，露出一身白孝衣，手捧灵牌，一面哭祭夫君亡灵，一面痛斥站在眼前的“新郎”，然后拔出钢刀自尽。正在这生死关头，一位青年将军带兵冲进喜堂，抢走“新娘”。场上“新郎”阻挡不住，决定去求王爷出面，夺回新娘。第一场演到这里便戛然而止。这场戏便是“凤头”或“豹头”的典范之作。戏剧有平静的开场，有热闹的开场，《徐九经升官记》属于后者。大幕拉开，吹吹打打，办喜事，牵新人，拜天地，抢新娘。观众在热闹的舞台气氛中很快被吸引到剧情中来。

中国传统戏曲的开场大多是慢吞吞的，所以难以抓住当代观众的兴趣。

《徐九经升官记》的开场戏，剧情紧凑、戏剧性强、引人入胜。幕布一拉开，就是红烛高照、鼓乐喧天、喜气洋洋、拜堂成亲的气氛。可转瞬之间，新娘突然掀掉盖头，撕开红嫁衣，露出白孝服，手捧灵牌、大放悲声，并欲持刀自刎。紧接着刘钰带兵闯进喜堂，抢走新娘。剧情瞬间多变，大起大落，红白色彩急变，悲喜气氛突转，节奏急促，剧情紧张，矛盾尖锐，冲突强烈，悬念顿生，扣人心弦。“使观众的注意力一下子就卷进戏剧矛盾的漩涡。曹禺、吴祖光等著名戏剧家对此剧的开场也十分赞赏。”^[1]

(二) 猪肚或熊腰：辩冤、荐徐、上任、到任、谒侯、求剑、苦思

《徐九经升官记》开场戏单刀直入，点燃了导

火索，揭开了矛盾的端倪，留下了悬念。中间主体部分，剧作家用了七场戏将剧情演变、戏剧冲突写得摇曳多姿，峰回路转，跌宕起伏，情趣盎然，引人入胜。

这七场戏分别从侯爷、王爷和徐九经三方落笔，写侯爷两场（辩冤、谒侯），王爷两场（荐徐、求剑），写徐九经三场（上任、到任、苦思）。

演绎顺序是侯爷（辩冤）——王爷（荐徐）——徐九经（上任、到任）——侯爷（谒侯）——王爷（求剑）——徐九经（苦思）。两方较劲，三方斡旋，经过两个回合的循环。

第一个回合：辩冤、荐徐、上任、到任

首先是第二场侯府“辩冤”，侯爷得知义子刘钰闯喜堂、抢新娘，要按军纪王法予以严惩，要斩了刘钰。与刘钰自幼订亲、苦守八年的李倩娘为之辩冤。侯爷得知真相，决定为义子撑腰，不管皇亲国戚，要状告尤金，让大理寺对其严惩不贷。

接着是第三场王爷“荐徐”。刘钰告尤金“把他的老婆拐”，尤金告刘钰“抢他的少奶奶”。一个抢、一个拐，两家都有大后台。六部大臣见了状，装病的装病，回乡的回乡，“官司无人问，状子无人采”。王爷盛怒之时，经尤妃及时提醒，何不从满朝文武大臣中找一个侯爷的仇人来审理此案。王爷于是想起玉田知县徐九经。徐九经才华横溢，九年前两榜夺魁，只因相貌丑陋，皇帝心中不喜。适有刘文秉在旁，奏了一本，言道：“若将此点为状元，有失朝廷体面。”因此黜为进士，放了个小小的县令。徐九经九年未得升迁，皆因当年之故，他岂能不对侯爷刘文秉耿耿于怀。而徐九经精明干练，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当知县九年，已颇有名声。于是，王爷决定提拔他，进宫向皇上保他到大理寺办案。

第四、五场是徐九经“上任”和“到任”。主人公徐九经在第四场才正式登场。这场戏通过两首咏歪脖树的打油诗既刻画了徐九经的性格，又简要交代了九年前的遭贬和九年后的升官，同时也写出了徐九经九年来的怀才不遇和一朝平步青云的志得意满，以及“兢兢业业九冬春”与玉田民众的亲密

[1] 余笑予：《关于当代戏曲形式美的思考》，载《文艺研究》1986年第5期。

关系。

如果说第四场“上任”是徐九经接到圣命，升官赴京前，带着侍童徐茗和前来送行的酒家李小二告别。那么，第五场“到任”则是徐九经到京就任大理寺正卿受命审理刘钰、尤金争夺李倩娘一案，即“双龙夺珠”案。一边是尤金告刘钰“花堂抢亲，强夺人妻”，一边是刘钰告尤金“仗势逼婚，强夺人妻”。一边要“严惩刘钰，伸张国法”；一边要“重办尤金，森严法禁”。一边有王爷的手谕，一边有侯爷的批文，王爷和侯爷较上了劲。徐九经初到大理寺，走马上任，未及审案，就得知侯府张灯结彩，刘钰倩娘将于次日成亲。于是，徐九经决定深入侯府，以贺喜为名，阻止成亲，弄出李倩娘，以免生米煮成了熟饭。并发下誓言：“不把李倩娘弄出侯府，老爷我就不姓徐。”侯府举办婚礼，吉日已定，宾客盈门，成亲大事是否会终止？徐九经能否把李倩娘弄出侯府？这是剧情发展的关键，给观众留下了新的悬念。

以上是侯府、王府较劲，徐九经介入，剧情演变、矛盾发展的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谒侯、求剑、苦思

第六场“谒侯”再写侯府，徐九经以贺喜为名，拜见侯爷。侯爷因他是王爷保举升官来审“抢亲”一案，加上还有两人之间九年前的“旧怨”，早就猜到他“前来送礼，只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自然对他十分冷淡和藐视。先是威严侯爷府，令其报门而进，要煞煞他的威风；继而在进门之后，并不赐座，让其站着说话；在徐九经以三寸不烂之舌争得座位之后，刘钰又故意置一反座，机智的徐九经就顺势骑坐于椅上，迫使侯爷不得不下令将座位打正。然后，智慧过人的徐九经以激将法让爱惜名誉的侯爷决定推迟刘钰的婚期，并将李倩娘交给徐九经带到大理寺暂住。徐九经虽然以一坛老酒换出了李倩娘，但侯爷命其次日开庭审理，将李倩娘断还刘钰，如若不然，就要他的小命。原有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办？除非“有柄尚方剑”。“欲求尚方剑，得把王爷见。”见王爷，也得要见面礼。徐九经巧舌如簧，三言两语又从侯府要回了那坛玉田老酒，去见王爷。

第七场“求剑”再写王府，“侯府报门进，王府一声请”，王府以为徐九经送倩娘来了，没想到徐九经还要“当堂论断”。而且侯爷威胁在前，并

将亲自观审。若要将倩娘判给尤金，除非有柄尚方宝剑。王妃只得同意请王爷进宫求剑。徐九经则承诺：“只要有尚方剑，我担保李倩娘她姓尤不姓刘！”

第八场“苦思”再写徐九经。徐九经刚在王府许诺，原以为尤金有婚书为证，将李倩娘判给王府，既维护了正义，又报了王爷提携之恩。可是没想到，经夜审李倩娘，得知真相并非如此，刘钰与李倩娘自幼订亲，且有堂兄李小二作证。真正抢亲的不是刘钰而是尤金。而就在徐九经弄清真相之时，王爷送来了尚方宝剑，并命其为王府效力，将王法当婚书，将倩娘判给尤金。否则，后果可想而知。徐九经左右为难，他是自己挖坑自己跳。他若将倩娘判给刘钰，那就是抗旨不遵，王法不容；若把倩娘判给尤金，则是昧了良心，天理不容。在王爷和侯爷的逼压之下，徐九经唱出了那段精彩纷呈的“当官难”。而就在他的“良心”和“私心”激烈冲突之际，王爷又派人送来了催命的剧毒药酒“仙鹤顶上红”。要不昧良心，徐九经只有死路一条。可即使徐九经死了，倩娘还是会被判给尤金。倩娘若判给尤金，倩娘也仍然难免一死。“与其两人都死，不如只死一人。”“倩娘要是死了，也不会被人争来抢去啦！”侍童徐茗的这句大实话，让徐九经眼睛突然一亮，突有所悟，智慧的头脑想出了锦囊妙计。

以上七场戏，围绕“抢亲”案，经过了两个回合的斗争，王府侯府互不相让，矛盾冲突呈螺旋式上升，一波三折，峰回路转，直至转无可转，退无可退。无论从篇幅看，还是从剧情的丰富与曲折看，这都是典型的猪肚或熊腰。

（三）豹尾：“醉审”

“醉审”虽短，但也跌宕起伏，奇招惊人，令人解颐。先是王爷侯爷同时到场，怒目相向，志在必得。名为观徐审案，实为督徐审徐。

这场戏，奇招迭出，令人屡生惊奇之感。细说起来，至少有八奇，喜剧色彩浓烈。

王爷侯爷被告占据正座，判官徐九经搬小凳坐于案下，宾主颠倒，此一奇也。

徐九经手捧鹤杯，醉醺醺审案，在王爷侯爷的淫威之下，请圣命，手持尚方剑，以“对剑如面君”震慑压倒王爷侯爷，大吹大擂，二次升堂。此二奇也。

徐九经因王府有婚书在手、侯府有人证在堂，判倩娘委身刘、尤二家，同为二人之妻，按月轮换。

此三奇也。

徐九经违心断案，有苦难言，愿以死赎罪，李倩娘不愿受辱，情愿以死殉情，二人抢喝毒酒，倩娘当堂死亡。此四奇也。

徐九经要将李倩娘劈成两半，分与刘尤二家，责其各出银万两，以正房大礼将其厚葬。此五奇也。

尤金见倩娘已死，不愿出资安葬，承认婚书是假，并当堂撕毁。徐九经乃据此判其伪造婚书、强夺人妻，诬告良善，重责八十。此六奇也。

而倩娘所喝并非毒酒，乃冒名顶替的“仙鹤顶上红”，徐九经以清水喷洒使其“死而复生”，因略施巧计，终使邪恶受惩，正义伸张。此七奇也。

可就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皆大欢喜之际，主人公徐九经不见了，他弃官而去。他感叹“王法条条空自有，大人弄权小人愁。”因此“脱袍挂冠吾去也，歪脖树下卖老酒！”此八奇也。

短短一场戏，奇思妙想，奇峰连绵，奇趣盎然，令人拍案惊奇！堪称“豹尾”。

二、新颖独创的喜剧艺术典型

（一）开京剧舞台上“丑角挑大梁”的先河

从中国戏剧发展史的角度看，中国戏剧是从喜剧开始的，先秦时代具有喜剧色彩的“俳优”可视为中国戏剧的萌芽。到秦汉时期，俳优之风更盛，直至南北朝和唐代的参军戏，所运用的讽刺手法，仍与先秦俳优一脉相承。俳，古代指杂耍或滑稽戏；优，指艺人、演员。“俳优”即指专门从事滑稽杂耍表演的演员，相当于后来戏曲表演艺术中的丑行。因此，“丑行或许是中国表演艺术诸行当的先驱”。^[1]唐代参军戏中的“苍鹘”“参军”两个角色，更以滑稽表演为根本，也当属于丑行。到宋元南戏，丑行得以正名，沿用至今。从戏曲史上看，丑行扮演的角色，大都机警伶俐、诙谐风趣、语言幽默、行为滑稽，艺术个性鲜明。

因此，中国戏曲中，丑角表演艺术具有优良深厚的传统，但长期以来，丑角只是处于附庸地位，青衣、小生、老生都可以是“红花”，但丑角只能是“绿叶”。丑角是陪衬，是穿插，是佐料，是润滑剂，是人参汤。丑角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生动诙谐，但只是活跃气氛，增添情趣，博人一笑，是开心麻花。

丑角作为中国戏曲的一种程序化的角色行当，一般扮演插科打诨比较滑稽的角色。丑角一般不重唱，以念白和做工为主。传统戏曲中丑角表演，要求唱念做打，样样在行，十分讲究。因此，很多老艺术家认为，“有全能之材的演员方可演丑角，”^[2]演好丑角其实很难。

湖北省京剧院新时期以来的京剧艺术探索与实践，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创立了“鄂派京剧”，其艺术创新的标志之一就是开了京剧艺术“丑角挑大梁”的先河。京剧史上，以丑角为主要角色的戏虽然也有，但多为武戏或者小戏。而湖北省京剧院编演的《徐九经升官记》《药王庙传奇》《膏药章》等京剧大戏的主角均由丑行担任，丑角占据舞台中心。丑行演员不再只是插科打诨，而且都有大段的唱，这是突破陈规的创举。而且丑行扮演的人物，个性鲜明，丰富饱满，堪称典型，具有顽强的舞台生命力。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徐九经，其扮演者朱世慧成功地创造了徐九经等京剧舞台上的独特艺术形象，有评论认为他创造了京剧舞台上一个全新的行当“丑生”。

所谓“丑生”，就是以丑角行当表演特色和技艺为基础，兼有小生的儒雅、老生的稳健，似生非生，似丑非丑，丑中有生，生中有丑。徐九经也是白鼻子，是丑角，但丑中有美，丑得新奇，丑得令人赏心悦目，丑成了主角，丑到了第一。学界认为湖北省京剧院“打破‘丑行不重唱，历来当配角’的历史格局，创丑行在剧中做主角的戏路，是对京剧发展的历史性贡献。”认为《徐九经升官记》“拓宽了京剧丑行的戏路，塑造了丑行作为主角的喜剧形象，创造了京剧丑行唱腔体系，堪称京剧200年发展中的一个创举。”^[3]

湖北省京剧院开京剧舞台上“丑角挑大梁”的先河，既是历史的机遇，也是编导演的自觉追求。编剧郭大宇、习志淦擅编喜剧，郭大宇也是丑角演员出身。导演余笑予为著名戏曲“怪杰”，出

[1] 谢鲁：《对京剧丑行“唱”的思考与探索》，载《中国京剧》1993年第1期。

[2] 钮鏢：《丑而不丑，美不胜收——〈徐九经升官记〉和〈巧县官〉观后》，载《人民戏剧》1981年第6期。

[3] 转引自谢鲁：《对京剧丑行“唱”的思考与探索》，载《中国京剧》1993年第1期。

身楚剧世家，艺术上追求标新立异。朱世慧有老生的底子，又攻丑行。“余笑予遇上朱世慧是机缘，朱世慧碰上余笑予是幸运。一个是楚丑，一个是京丑；一个是具有诙谐品格的导演，一个是擅演喜剧的演员；一个善于发掘演员的优长，一个会体现导演的意图。他们的结合，共同创造出以丑为主角的一批京剧新剧目，共同奉献给京剧舞台几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并为京剧艺术开了以丑角挑大梁的先河。”^[1]

（二）戏剧舞台上独创的幽默艺术典型

《徐九经升官记》就题材来说，类似传统戏曲中常见的公案戏，但一般的公案戏大多以情节取胜，人物不过是情节的工具。公案戏中的清官往往是类型化的人物，是“公正”“智慧”等概念的化身。《徐九经升官记》虽然借用了公案情节，而且故事情节也很精彩，但该剧更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成功地创造了徐九经这一丰满复杂、悲喜交织的独特艺术典型，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著名剧作家吴祖光认为：“《徐九经升官记》所取得的成就，首先是剧本的成就。除去结构的谨严绵密之外，剧情、人物、对话、唱词常常洋溢着一种哲理的光泽，这是一部可属第一流的剧本。”^[2]徐九经与以往戏曲公案戏中的清官不同，他是由丑行扮演的，徐九经的鼻子上画着“豆腐块儿”，他既富于喜剧色彩，但又富有悲剧内涵，他是剧作家和导表演以喜剧手法创造的正面人物形象，是戏剧喜剧人物画廊里不可多得的幽默艺术典型。正如有学者所说，“用丑角塑造正面喜剧形象是中国喜剧的传统，但像徐九经这样的人物是为传统戏所未见的。”^[3]

徐九经是一个性格丰满并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四体不匀称，五官不端正，容貌不英俊，嗓音不柔润。”斜嘴、歪脖、高低肩，总之，外貌丑陋。但他内心聪慧，才识卓具。他虽被人称为“丑式包青天”，但他并不是“包青天式”的“公正”的化身。在他身上充满了众多的矛盾，他有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身在官场，却颇不得志。“热衷仕途，却更坚守人格理想。对个人恩怨耿耿于怀，但又深明大义，秉公执法。有时卑微圆滑，骨子里却凛然不可侵犯。”^[4]他起初因与安国侯九年前的旧怨，先入为主地认定侯爷之义子刘钰花堂抢亲犯法，因此竭力阻止侯府婚礼、弄出倩娘，企图为王府夺回

新娘以报王爷提携之恩。可是一旦弄清真相，得知事实正好相反，王爷之妻弟允金才是真正抢亲犯法之人，王爷却以势压人，罔顾真相，逼其就范。这使他认识到：“原以为侯爷不是好东西，现在看来，王爷才真不是好东西！”但在王爷的淫威之下，徐九经虽百般纠结、左右为难，但终于良心战胜了私心，个人恩怨让位于公正执法。终于以惊人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惩处了邪恶，冒犯了王府，自己也脱袍挂冠而去。

徐九经是一个幽默智慧、具有浓烈喜剧色彩的人物。剧中那颗歪脖树是塑造徐九经形象的重要意象，堪称剧作家的神来之笔，生动传神，寓意深刻，令人过目难忘。徐九经以歪脖树自况，九年前，两榜夺魁，只因相貌丑陋，君臣不悦，本为状元之材，却黜为进士，放到玉田，就任知县。徐九经借歪脖树写下“打油诗”：“分明栋梁材，冷落路旁栽。为何遭小看？皆因脖子歪。”徐九经是写诗以自嘲，更是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九年后，王爷举保，徐九经平步青云，升为大理寺正卿，他志得意满，走马上任。路过歪脖树，略改“打油诗”：“生就栋梁材，不怕路旁栽。刮目再相看，脖子并不歪。”树还是那棵树，人还是那个人，但时过境迁，心境殊异，美丑对立。其哲理意蕴、辩证思想，深入浅出，颇堪玩味。

徐九经才华横溢、大智若愚、正直做人、智慧处事、能屈能伸、以柔克刚、不卑不亢、机智诙谐、幽默风趣。徐九经是语言天才，在“谒侯”一场，他见机行事、处变不惊，其欲扬先抑、以退为进、机敏睿智的说辞令人叹服。他思维敏捷，辩才滔滔，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从侯府要回倩娘和一坛已送出的老酒，后又欲以同一坛老酒从王府获取尚方宝剑，结果酒未送出，尚方剑已得手。“醉审”一场，徐

[1] 陈先祥：《论余笑予的导演艺术》，载《文艺研究》1990年第4期。

[2] 吴祖光：《京剧奇葩——为〈徐九经升官记〉的成就而作》，《吴祖光论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376页。

[3] 安葵：《全方位的革新创造》，载《戏剧之家》2001年第1期。

[4] 董健、胡星亮主编：《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402页。

九经审时度势，不畏强权，有礼有节，先礼后兵，隐忍于前，发威在后。他胸中有谋划，囊中有妙计，醉醺醺坐堂，糊涂涂判案，但酒醉心明，言歪理正，判词虽离奇，一女同判二男，滑天下之大稽，但荒唐其表，别有用意，醉翁之意不在酒，妙处早已寓于其中。

“醉审”实为“智审”，徐九经终于以弱抗强，智胜王侯，严惩邪恶，伸张正义。自己也脱袍挂冠，远离庙堂，弃官回乡，卖酒度日。“醉”是其表象，“智”是其实质；“喜”是其形式，“悲”是其内蕴。导演余笑予曾说：“我特别偏爱那些受压抑、受迫害但仍不放弃自己对美好理想追求的倔强者。”^[1]徐九经正是这样一位在官场权势挤压的夹缝中生存，而又良心尚存、追求正义的倔强者。因此，他具有喜剧性格、悲剧命运。这一独特的戏剧艺术典型正是编剧、导演、演员共同创造的成果，《徐九经升官记》正因为有徐九经形象的成功创造，才具有了顽强的舞台生命力，才成为经典保留剧目，才被人称为“戏宝”。

朱世慧的表演对京剧舞台上徐九经形象的创造起了关键作用。朱世慧戏路宽广，能演擅唱，攻丑行又不囿于丑行，表演既有丑行的神韵又有生行的气质，所创造的角色均出神入化，令人耳目一新。朱世慧根据剧情和导演的艺术设计，在扮演徐九经的过程中，“突破陈规，别辟新径，有非常出色的成就；最为难得的是他所扮演的这个人物脱离了许多丑角常常难以避免的庸俗之气，看来教人耳目一新。”^[2]朱世慧于“麒派”老生戏和文丑戏都有专攻，他不但吸收了麒派老生的唱、做，更借鉴了麒派老生表演人物的艺术创造方法，“注意了人物间的上下身份关系，利害成败关系，亲疏善恶关系。他对王爷不卑不亢，对侯爷有礼有节，又机智幽默，以理服人。在说白上，有丑角的素养，口齿清晰，吐字像珠落玉盘一样清脆。在唱功上也没有一般丑角故意用的荒腔走板，油腔滑调去追求噱头，挤人发笑。而是力求字正腔圆、节奏明快、顺畅幽默。”^[3]“他把历来用于‘养精益神，使人不倦’的丑角表演提升到塑造人物的高度，既演出了主人公外表的卑谦‘油滑’，又演出了他骨子里的刚正不阿，既演出了他性格化的谐谑自嘲，又演出了他深心的焦灼悲苦。”^[4]朱世慧不仅丰富了丑行的表演艺术，而且被认为开辟了“丑生”这一京剧艺术的全新行当。^[5]“丑生”行当未来如果能在京剧艺术舞台上后继有人、发扬光大，京剧史上将要

永远铭刻上“朱世慧”这位创始者的名字。朱世慧也因成功扮演徐九经而成为了享誉全国的丑角表演艺术家，两度获得“梅花奖”、梅兰芳金奖及多项国家级大奖，获得“当代中国京剧第一名丑”的美誉。

三、别具一格的喜剧手法和语言

丰富多样的喜剧手法和喜剧语言的运用是《徐九经升官记》获得艺术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戏核醒目

著名戏曲作家范钧宏认为：所谓戏核，就是剧情发展中的矛盾核心，关键所在，没有它，就不可能出现高潮。陆军进一步总结说：“戏核是支撑一部戏剧作品最重要的情节核，没有它，构不成一部戏。戏核也是区别此作品与彼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志。没有它，就成不了‘这一个’戏。”^[6]总之，顾名思义，戏核乃是一部戏剧中最核心的部分，对于刻画主要人物性格、彰显作品的主题意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常常处于剧情发展的高潮场面，因而也往往是戏剧最精彩、最好看的部分。

《徐九经升官记》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张寿臣的单口相声《姚家井》，尤其是其“智审”一段直接刺激两位编剧产生了最初的创作动机。“醉审”正是《徐九经升官记》一剧的“戏核”，先有了结尾的“戏核”，全剧剧情由此生长开来。就像很多剧作家对编剧的忠告：写戏“从结尾开始。”

虽然“醉审”并非全新的创造，但在吸收、继

[1] 余笑予：《对“当代戏曲”的追求》，载《戏曲艺术》1985年第3期。

[2] 吴祖光：《京剧奇葩——为〈徐九经升官记〉的成就而作》，《吴祖光论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376页。

[3] 李超：《盛春时节赞“丑”戏——看〈徐九经升官记〉》，载《人民戏剧》1981年第6期。

[4] 董健、胡星亮主编：《中国当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页。

[5] 《试说鄂派京剧》一文认为，鄂派京剧“丰富了丑行的唱腔和表演，让文丑在京剧舞台上挑起了大梁，并孕育出丑生这一新行当的雏形。”（陈培仲：《试说鄂派京剧》，载《戏曲艺术》2001年第2期）。

[6] 陆军：《编剧理论与技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承“智审”情节精髓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拓展和升华,尤其在戏曲舞台表演的程式设计上和剧场效果的营造上大胆革新创造,取得了一波三折、别开生面、响亮醒目的效果。

导演余笑予曾回忆,“醉审”一场初排时,借用的是一整套传统的升堂仪式,开幕即大吹大打,校尉站门升堂,台中摆三个公案,徐九经居中,王、侯各据左右。这样虽然是继承传统,却也落入了传统的“窠臼”,无新意可言。而且,徐九经一开始就抖尽威风,剧情难以再现高潮。

最后的定本改为突破三堂会审的一般程式,设计了两次升堂。第一次升堂,让王爷和侯爷从两边抢占正座,主角徐九经作为审案主官却无正座席位。导演在此“创想了一个反常手法:停锣息鼓,静场片刻,让徐九经默默地下场,悄悄地扛个小条凳上场,坐在王、侯高据着的公案之下。”^[1]这种喜剧化的处理,幽默、滑稽,妙笔天成,出人意料之外,观众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既表现了王爷侯爷等权贵的骄横跋扈、盛气凌人、无法无天,又突出了徐九经办案的举步维艰、可怜可叹又智慧过人。而静场处理,也更能让观众屏息静气、冷眼旁观,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徐九经在静场中自扛小凳上场,可谓剧场里的“冷幽默”,观众席里则一片哗然。这样的处理,既刻画了人物性格,又带来了剧场效果,极具喜剧色彩。同时,又为下一段戏做了铺垫,并形成鲜明的对比。面对王爷、侯爷的蛮横无理,徐九经由委曲求全、隐忍不发,到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他捧出尚方剑,吩咐大吹大擂,重新升堂,并从正座赶走王爷侯爷,自己则整冠理服,大步归座,以大理寺的堂威和正气压倒王爷、侯爷的嚣张和邪气。第二次升堂虽然是运用气势宏大的传统大升堂程式,但因为有了第一次升堂的铺垫与对比,这里的升堂仪式就具有了新的内涵。这是谱写以正压邪、伸张正义的精神之歌,是“徐九经弘扬法纲以抗权暴的意志的渲染。”^[2]这场戏既获得了观众的拍手称快,也为最后剧场高潮的到来做了有力的渲染,也预示了全剧毕竟邪不压正的结局和主人公徐九经悲喜交加的命运。

(二) 戏胆有味

宋光祖认为:“戏胆是情节发展中起着特殊作用的事物,多贯穿全剧,成为悲欢离合的见证,解

决冲突的关键,或是人物关系,主人公命运的象征。戏胆使作品富有寓意和趣味,成为画龙点睛的一笔,它有利于人物抒情,也有助于表演。”^[3]如《桃花扇》中李香君的那一把桃花扇就是该剧的“戏胆”。

《徐九经升官记》的“戏胆”就是那坛“玉田老酒”。

徐九经在玉田县为官九年,深得民众拥戴,与酒家李小二成为朋友。离任赴京之际,李小二送徐九经一坛玉田老酒,这坛酒就成为了贯穿剧情、并与主人公命运相始终的一个重要的道具。其作用体现在:

第一,它是徐九经曲折人生历程的见证。当年“走霉运”,喝酒才开心,他因此有“醉半仙”的美名。也因此与酒家李小二相熟,以至他曾戏称他们是“姑表亲”。而李小二刚好又是李倩娘的堂兄,后来成为了李倩娘与刘钰自幼订亲的人证。第二,它是徐九经在玉田县为官九载亲民、爱民而又受民爱戴的证明。第三,它既是徐九经后来从侯府弄出李倩娘的贺喜酒,又是去王府换出尚方宝剑的见面礼。但徐九经凭借自己的机敏与智慧,既从侯府弄出了李倩娘,又让侯府退还了贺喜酒,然后从王府弄到了尚方剑,却没有给出见面礼。第四,它是引发全剧戏剧性高潮的催化剂,也使戏剧的精彩结局有了合理的解释。徐九经弄出李倩娘,为的是为王爷办事,为王府争亲;弄来尚方宝剑,为的是以王家的威风对抗侯府的威胁,原是要严惩刘钰,伸张国法。但没有想到,经夜审李倩娘和李小二的作证,得知真相与自己的预判完全相反。就在徐九经弄清真相之时,王爷送来了尚方剑,并命其为王府效力,将倩娘判给尤金。此时此刻,那坛原本要送给王爷的玉田老酒,徐九经正好用来痛饮浇愁。在王爷和侯爷的逼压之间,徐九经的“良心”和“私心”进行着激烈的搏战,于是他唱出了那段酣畅淋漓的“当官难”,使剧情达到高潮。

戏剧的高潮有两种,一种是“戏剧性高潮”,

[1] 余笑予:《对“当代戏曲”的追求》(下),载《戏曲艺术》1985年第4期。

[2] 余笑予:《关于当代戏曲形式美的思考》,载《文艺研究》1986年第5期。

[3] 宋光祖:《戏曲写作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

一种是“剧场性高潮”。“戏剧性高潮指的是戏剧矛盾冲突的极致状态，剧场性高潮指的是观众在看戏时的亢奋情绪。”^[1]有些戏剧的“戏剧性高潮”即“剧场性高潮”，二者是统一的，有的戏剧这两种高潮是分离并存的。《徐九经升官记》属于后者，第八场“苦思”中，徐九经夜审李倩娘获悉“抢亲”案真相之时，王爷送来尚方剑并威胁徐九经，徐九经陷入两难境地，戏剧矛盾冲突达到极致，徐九经内心矛盾冲突也使他几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因此有悲愤难平的核心唱段“当官难”。这是“戏剧性高潮”。而紧接着的第九场“醉审”则是剧情发展和人物命运的结局，因有奇妙的智谋、荒唐的判决、新奇的程式设计、一波三折的剧情起伏、大快人心的结局以及意味深长的尾声，使观众情绪异常亢奋、剧场气氛十分活跃，形成了“剧场性高潮”。

但无论徐九经酒后“苦思”，愁肠百结，咏叹“当官难”，还是酒后“醉审”，“糊涂”判案，寓巧智于荒诞，终至惩恶扬善，弃官退隐，歪脖树下，卖酒为生。都自始至终，与那坛“玉田老酒”脱不了关系。因此，剧作家设计一坛“玉田老酒”，实是剧中十分精彩的一笔。作为该剧“戏胆”，令人回味无穷。

（三）戏眼传神

“戏眼”在每部戏剧中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关键人物、重要情节、特殊场面、核心意象等，都可能成为“戏眼”。戏眼和戏胆都是使一部戏更具有戏剧性的重要元素。相比较而言，“戏胆更偏重于情节的设置与关键动作的安排，而戏眼则更侧重于细节的铺陈与感情的研磨。总之，戏核是根，戏胆是枝，戏眼是叶。”^[2]

在《徐九经升官记》中，如果说“醉审”是“戏核”，“玉田老酒”是“戏胆”，那么，“歪脖树”就是“戏眼”。

观看《徐九经升官记》，观众都会难忘那颗“歪脖树”，那是剧作家的神来之笔，是该剧传神写意的“戏眼”。

“歪脖树”是主人公徐九经丑陋外形的描摹、坎坷人生的见证、悲剧命运的象征。斜肩、歪脖、貌丑的徐九经与“歪脖树”同步出现于舞台，人如其树，人树合一，命运与共，生死相依，令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九年前，丢了状元郎，被贬玉田

县，初遇歪脖树，借树抒怨气。九年后，升官大理寺，告别歪脖树，改写打油诗，春风正得意。等到上任审案，千难万难，侯爷施压，王爷催命，徐九经决心以死求解脱，尸泡酒缸内，回到玉田县，相随歪脖树。最后，黄粱梦醒，彻悟人生，脱袍挂冠去，卖酒歪脖树。歪脖树是连缀剧情的隐形线索，是突显人物个性的奇妙道具，是与主人公命运相通的灵性宝树，是沟通观众审美情感的特殊媒介，是饱含人生哲理的象征意象，是使戏剧舞台趣味盎然的喜剧精灵，是全剧传神写意的“眼睛”。

（四）对白风趣

第三场“荐徐”开场时大理寺司务甲、司务乙数来宝式的对白，其主要作用是交代剧情，渲染气氛，但语言风趣幽默，喜剧效果强烈。这段对白以数来宝、对口相声的形式通过两个小当差的口写王爷侯爷“双龙夺珠”龙虎相斗，堂堂大理寺无人理事，正卿少卿纷纷装病、请假，逃之夭夭。多用对仗、对比、夸张的手法，并出之以口语，诙谐风趣、幽默俏皮、喜剧性强。一方面交代了剧情，正因为正卿患了羊角风、少卿中了邪气，才有王爷“荐徐”和徐九经升任大理寺正卿的主戏。另一方面也为徐九经上任审理王府、侯府“抢亲”案的艰难困苦埋下了伏笔、留下了悬念。

第四场“上任”开场的两首咏歪脖树的“打油诗”也是既风趣幽默，又饱含人生哲理，同时对于刻画徐九经的性格以及帮助观众理解徐九经的命运均具有重要作用。

第九场“醉审”中徐九经断案的判词：“刘钰与倩娘订亲，有人证在堂；尤金与倩娘订亲，有婚书在手。为此，倩娘只有委身刘、尤二家，方能消灾平祸。本官判决：李倩娘单月事刘钰，双月事尤金，同为二人之妻，按月轮换！”看似糊涂官断糊涂案，实有巧计寓于其间。

（五）唱词新奇

《徐九经升官记》的唱词往往新颖别致、具有喜剧色彩，既抒发了人物的感情、刻画了人物

[1] 谢鲁：《戏曲编剧谈》，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2] 陆军：《编剧理论与技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0页。

心理、突显了人物性格，对观众也极具感染力，具有很好的剧场效果，是该剧具有较高文学品味的重要表现。

如第四场“上任”，徐九经一出场就以一段唱进行自我介绍：“万岁宣诏我这——相貌不扬，年岁不大，官阶不高，资历不深，不俗不庸，不亢不卑。鼎鼎大名、大名鼎鼎，鼎鼎大名的徐九经！”徐九经出场时的自评、自嘲，倒也客观真实，名副其实，但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别具一格，令人倍感新奇。接着回首九年前高中皇榜第一名，却被黜玉田知县的往事，徐九经仍然耿耿于怀，其唱词虽是为了交代前情，以现在的平步青云与过去的大材小用做对比，表现一直怀才不遇的徐九经终于鸿运当头、志得意满的心态。但这种调侃式的唱词具有浓烈的喜剧味道，与徐九经机智、幽默的性格相得益彰。

《徐九经升官记》的作者在创作时具有突出的戏剧体裁意识，剧中的唱词从内容到形式力求喜剧化，从而使丑行的唱具有了鲜明的艺术个性。如第六场“谒侯”，徐九经以贺喜为名晋谒侯爷，被喝令“报门而进”时，他唱道：

好一座威严侯爷府，
人未进门闻三呼。
一霎时我的心跳得咚咚咚咚像打鼓——哎！
王命在身怎能犯迷糊。
我定住了神，
稳住了步，
未进门先把气运足！

这段唱既生动地刻画了徐九经的心理活动，同时具有浓厚的喜剧趣味。因九年前的旧怨，徐九经对侯爷心有不满，而侯爷对他则更是轻蔑冷淡，心存戒备。他对威严的侯府虽心有所惧，但为报王爷提携之恩，又得鼓足勇气、深入虎穴。而这段唱最

初的唱词是这样的：

好一座威严侯爷府，人未进门闻三呼。
身临恶境无所惧，王命在身我胆气粗。

正如作者所说：“乍听起来，这几句倒也铿锵，但细一琢磨，究竟感到空泛和概念化了。”^[1]尤其是后两句，完全没有了喜剧的趣味，倒有了悲壮之感。这样的唱词不适合丑行，不适合徐九经。

《徐九经升官记》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经典唱段是第八场“苦思”中的“当官难”，几十年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百听不厌。一边是侯爷施压，一边是王爷催命；一边是良心，一边是私心；一边是执法如山、性命难保，一边是颠倒是非、高官厚禄。徐九经矛盾纠结，难以取舍，痛苦难当，愁肠百结，于是一口气唱了三十多句，且每句中都有“官”字。朱世慧唱得声情并茂，意趣跌宕，酣畅淋漓，极富感染力。一个个字从他口中唱来有别于一般老生唱段的沉稳苍劲，而是充满了跳跃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味，三十多句的大段唱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被观众广为传唱。吴祖光曾评价说：“剧中有一段长达三十多句以‘官’字为韵尾的四平调，唱来声情并茂，几乎句句博得满场的笑声和喝彩。丑角唱这么多，唱出这样的效果，这无疑在戏曲史上也是空前的。”^[2]

除了唱腔精彩，徐九经特有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也是这部戏的亮点。当徐九经郁郁不得志时，他以歪脖树自比，满脸落寞；当突然受到提拔时，他在歪脖树前改诗，洋洋得意；当获知案件真相而被王爷威逼恐吓时，他惊得眉眼、嘴角一齐颤抖，其“抖脸”绝技将人物心理、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

〔胡德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1] 转引自谢鲁：《对京剧丑行“唱”的思考与探索》，载《中国京剧》1993年第1期。

[2] 吴祖光：《京剧奇葩——为〈徐九经升官记〉的成就而作》，《吴祖光论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376页。